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

五至八

通政使司副使臣施朝幹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

列傳

唐五

李

靖

客師
彦芳

令問

李

勣
敬業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

隋為殿內直長

舊書仕隋為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

吏部尚書牛弘

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附其牀謂曰卿終當坐

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因

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

靖呼曰公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

釋

按劉肅大唐新語云高祖舉義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為隋守長安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

靖靖言曰公定關中難復私讐若為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與新舊史所載互異疑肅得於傳聞不若正史之

可引為三衛後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

靖安輯輕騎道金川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
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

不得前帝謂逗留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

按大唐新

語靖為岐州刺史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
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
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
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止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靖狀
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
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所謂御史者失其名氏蓋傳
聞之詞靖亦未嘗為岐州刺史也疑
好事者因詐紹事而傳會之故不取開州蠻冉肇則寇

夔州趙郡王孝恭戰失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

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
因手敕勞之靖遂陳圖銳十策詔拜行軍總管兼攝孝
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
時秋潦濤瀨漲惡銳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
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銳未知若乘
水傳壘是疾雷不及掩耳縱彼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
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銳將文士宏以卒
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宏健將下背勇

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遂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負驅以來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

定荆郢宜示寬大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邑
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
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
慰酋領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
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免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
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儀則無以
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
意遠近懽服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

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
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
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
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
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祐
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
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
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
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
丹陽公柘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
南道行臺以為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銑公柘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
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
屯太谷時諸將多敗靖獨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
督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兼檢校中書令突厥諸部離

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

騎二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

舊書作突利可汗誤

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脫身遁進封代國公頡利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

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
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
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

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

五見突厥

傳於是斥地自山陰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

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

奇寶

通鑑考異曰舊傳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云據寶錄彥博二月已為中書令三月始禽頡利

今從實錄帝詔讓靖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

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令悟矣加賜帛二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干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乃授特進就第祿賜吏卒並依舊給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

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
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
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

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

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

用侯君集計

語見君集傳

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

多所殺獲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

順容而還

詳吐谷渾傳

甌生軍由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

歸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旣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徃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如此為公憂之薨年

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劔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諡曰景武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傳著怪

詭機祥皆不足信論其所設施如此

按華陰縣有石刻靖告西嶽文大畧

言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朱彞尊嘗詆其偽又杜光庭撰虬鬚客傳說尤怪妄洪邁客齋隨筆亦辨之皆史臣所謂怪詭機祥不足信者也

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

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

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

池南喜射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鵲
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
都督

孫令問明皇為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
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
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
厚奉養侈飲食後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昏

舊書
開元

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奭奏回紇部
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令據新書
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

按新書以彥芳為靖五代孫舊書客師孫今問今問孫彥芳則於靖為五代從

孫宰相世系表無

彥芳名未知孰是

太和中為鳳翔司錄叅軍家故藏高

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

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

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他大畧如此文宗愛之留禁

中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

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與其

父蓋皆喜施貸年十七從翟讓為盜說曰公鄉人不宜
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還取之
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由是兵大振李密亡
命雍丘勣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為主密署勣右
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
人就食黎陽倉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
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兵五
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

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勸守倉周撫
璽以自環化及攻之勸為地道出鬪化及敗引去武德
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
勸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衆土宇皆魏
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乃錄郡縣戶口
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
曰純臣也

謹按通鑑輯覽

批世勸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
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虛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洩思依阿

亮無匡救則幕年門戶計重竟爾易操非獨
謹有餘剛方不足實亦有負太宗之知已矣

詔授黎州

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封蓋濟陰王
固辭改舒國公詔勣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
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從之
勣為密服縗經葬訖乃釋俄為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
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及振
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
廟蓋亦自洺州入朝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

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復反詔勣為河南大總管討

平之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柝也遣勣以步卒一萬度淮拔

壽陽攻江西賊壁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柝平太宗

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

通漠通鑑

作通漢誤

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

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

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

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降其部落五萬詔

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公喪解奪哀還官
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勞中國
築長城以備虜我今用勸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
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
侵李思摩詔勸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
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
公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
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

屈為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勦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百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隄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復為詹事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我為社稷計何謝為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剪鬚和藥事屬不經即云優卹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毀
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髯瘵疾
乎或由太宗硬倚勸為顧託因設詞以結其心而其家遂
紀之誌狀史官不察摭拾成編白居易七德舞辭復從而
訛稱之後世因據為盛事其說無足深
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所不取 後留宴顧曰朕思

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勸感涕因
嚙指流血成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
勸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
矣乃授疊州都督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厥後陛下家
事一言致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高宗立召

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官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叅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拜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為后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遂良等持不可

詳長孫無忌褚遂良諸傳

勣稱疾不至帝後密訪勣曰將

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

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勅志寧奉冊立武后帝
東封泰山為封禪大使帝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
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勅為遼東
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
裂其地州縣之獻俘昭陵具軍容告於廟進位太子太
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
舊書年七十
六神道碑亦
同帝曰勅奉上忠事親孝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
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

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
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
古城哭送初勣拔黎陽倉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
虎牢獲戴胄咸引見臥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
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才武請盡納官爵
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使此肉隨兄為土庶
不負昔誓也仍收養其子焉勣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
鬚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

其用兵料敵應變皆契事機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
盡散之士卒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
其奇龐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
功名既沒士卒皆為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
服家欲呼醫巫不許諸子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
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服藥求活耶第
弼始為晉州刺史以勳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我
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於下將罷

謂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悉
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
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我猶我笑房杜
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歛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
知庶著此奉見先帝衆妾願留養子者聽餘出之乃不
復語弼等遵焉本名世勣永徽中避太宗偏諱故但名
勣後配享高宗廟庭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
於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

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勸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
敬猷

敬業少從勸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為眉
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賊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

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黜令

舊書作黜縣丞
今從新書黜作

黜傳寫
之誤

長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敬猷自整屋令坐

事免俱客楊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誅戮唐子
孫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久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

史薛璋

通鑑作薛仲璋

求使江都及至今雍人韋超告州長史

陳敬之及璋乃收繫之居數日敬業乘傳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府庫令叅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叅軍孫處行以狗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為左長史求仁為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賓王為藝文令前整屋尉魏思溫為軍帥旬日兵十餘

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稱嗣聖元年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藏除屬籍購得敬業首者授官三品賞帛五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以匡復為辭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為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為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

溫曰山東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為飯以待我師柰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下之署宗臣為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為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

魏真宰曰

通鑑作魏元忠按元忠傳是時以殿中侍御史監孝逸軍真宰即元忠也

賊其敗

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在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敬業等輕騎遁江都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遣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傳首東都夷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勸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之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

間道聞固守踰月城陷敬業責曰叔黨於武氏宜改姓
武思溫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
武姓歷春官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

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按思文欽憲二人宰相世系表皆不載亦闕漏也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

列傳

唐六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玄

任瓌

張公謹

許紹

國師欽寂
欽明

丘和

行恭

李襲志

襲譽

姜暮

行本
晦

慶初
蛟

張士貴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

陽積閱為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

侵陷晉澮等州

詳見劉武周傳

武德二年金剛敗奔突厥敬德

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

與尋相舉地降引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屈

突通慮其變驟言之王不聽

據通鑑增

從擊王世充會尋相

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敬德慄敢

今執之心必怨望不即殺後悔無及王曰不然敬德必

叛寧肯後尋相者耶釋之引見卧內曰大夫以氣相許
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
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
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
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畧獲排稍
兵六千王顧曰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敬德善避
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
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

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秦王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
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
畧具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
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于建德乘隋煬帝廢
馬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
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
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

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又破徐
圓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子建成嘗以書招之
贈金銀器一車辭曰敬德于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懷
二心殿下亦焉用之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
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齊王
元吉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于
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建成等計日急敬德與
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唯同

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今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可辭又與侯君集等日夜進勸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即不從可斬其首

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與入計議及建成死敬德領騎七十人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官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乃安于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聞敬德請帝手詔諸君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為皇太子授

左衛率時生建成元吉得罪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

是普原論功為第一以齊府金帛什器賜焉除石武侯

大將軍封吳國公

新書本傳實封千三百戶按太宗定諸功臣封戶已載裴寂傳末毋庸複

出諸傳或書或不書于例亦不畫一今皆從剛後仿此

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

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

卒然婁直頗以功自負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累

遷同州刺史常侍宴慶善宮有班其工者敬德曰爾何

功生我工

通鑑考異曰唐歷云嘗因內宴于御前殿宇文士及曰汝有何功合居吾工太宗慰諭之

乃止今從舊傳

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

太宗不憚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恠高祖時功臣少全

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家綱紀惟

賞與罰橫思不可數得勉自修飾毋貽後悔敬德頓首

謝由是懼而自戢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

通鑑載大

宗嘗謂敬德人言卿反敬德解衣投地出其疵疾帝為之流涕云云又嘗欲以女妻敬德叩頭謝曰臣聞古人

富不易妻帝乃止此二事新舊書本傳並不載通鑑雖採它書未免失實

御批辨之甚悉

今皆不取

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

麗敬德工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
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帝不納詔
以本官行太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謝賓
客不與通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顯慶三年卒年七
十四高宗為舉哀廢朝三日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
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給班劍羽
葆鼓吹陪葬昭陵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為隋將來護兒帳
內母喪護兒遣使襚弔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

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志節完整豈久居卑

賤耶俄從通守張須陁擊賊盧明月于祝阿

通鑑考異
曰唐書叔

寶傳作下
今從隋書

糧盡欲引去須陁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

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為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

與羅文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陁委營遁明

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

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內驍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化及戰黎陽中矢墮馬追兵至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知節計曰

按舊書載入程知節傳以為知節語
劉肅大唐新詔同舊書今據新史 世充多詐

數與下祝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其西走策其馬

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州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府右三統軍走宋金剛于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常為先鋒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于萬衆

中莫不如志從平建成元吉拜左武衛大將軍後稍移
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
斛安得不病乎貞觀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
詔有司琢石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明年改封胡國公
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元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來
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
開府儀同三司中國公士廉

新史脫士廉
名據通鑑增

開府儀同三

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大

將軍褒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

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山荊州都

督譙國公紹

按唐初功臣有柴紹又有許紹俱封譙國公俱贈荊州都督惟柴紹謚曰襄而許紹

傳不載其謚為異通鑑書凌烟閣功臣有譙襄公柴紹

胡三省注柴紹當作許紹考新唐書李愔傳未具列武

德以來功臣姓名首載凌烟閣圖像諸人惟張亮侯君

集以罪誅不預中有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

柴紹而無許紹名可證通鑑所書

不誤胡注疑其當為許紹者非也荊州都督邳國公順

德洛州都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

大將軍鄴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

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
莒國公儉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竝圖形凌烟閣
趙明誠跋河間元王碑云唐初功臣皆圖形凌烟閣此
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石刻數數有
之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

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
凌烟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
始終著名者也

程知節本名馱金濟州東阿人善馬稍隋末盜起聚衆
數百保鄉里後事李密密料士八千隸四驃騎分左

右以自衛號內軍常曰此可當百萬知節領驃騎之一思
遇隆特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內騎營北印單雄信以
外騎營偃師世充襲雄信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
儼中流矢墜馬知節馳救之殺數人軍辟易乃抱行儼
重騎馳追兵以槊撞之知節折其槊斬追者乃免後密
敗為世充所獲知節惡其為人與秦叔寶來奔授秦王
府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竝領左一馬
軍總管驍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太子建成謚

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
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事平拜太子右衛率尋遷右
武衛大將軍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改封

盧國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

恒篤城

通鑑作
恒篤城

胡人數千出降知節屠其城去賀魯因

遠遁軍還坐免未幾起為岐州刺史致仕卒贈驃騎大

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爵處亮

公主傳
作懷亮

尚清河公主終寧遠將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

按神道碑作鄒平人

父偃師仕隋為太原司

法書佐從高祖起兵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少無賴數犯
法從父客太原為太宗所識兵興募千人從授右領大
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摧鋒最歷左光祿
大夫從劉文静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静為桑顯和所襲
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
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
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

跌為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

者俱墮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東都平遷秦王

府右二護軍太子建成嘗以金帛誘之拒不納太宗即

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詔率兵至青海奪吐

谷渾牧馬逗留免

互見吐谷渾傳

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

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

舊書作肅章門

太宗夜遣使至二將

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

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周亞夫何以

加改封襄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
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
感左衛郎將及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
陪葬昭陵謚曰忠壯

新書作壯肅諡今從舊唐書及志玄神道碑

五世孫文

昌自有傳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七寶

一本作他寶

陳將忠之弟為

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
所以寄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

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
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尉未
幾罷高祖討捕于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
曹高祖之晉陽留隱太子託之及起兵瓌至龍門請見
高祖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公天付神武仗順而起
關中起兵者跂踵而待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
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由梁山濟河直趨韓城
逼邵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

行而前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
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
騎六千趨梁山以瑊及薛獻為招慰大使謂演壽曰聞
外事與任瑊籌之賊孫華白元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
以濟師瑊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
光祿大夫留戍永豐倉高祖即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
數攻新安瑊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瑊從至
邛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為河南安撫大使至宋州會

徐圓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怯也俄而賊陷楚邱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柰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即斬其隊帥于是諸隊帥皆懼各殺質子梟首門外樞不禁遣使報瓌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殺賊子為怨已大人今自為戰矣圓朗攻虞城

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為大使瓌補吏多私親故
或倚其勢多所求納瓌知而不禁為世所譏輔公祏反
詔以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降其將龍龕公祏平拜邗
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為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
罪瓌亦左授通州都督貞觀四年卒有司以在外對仗
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
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
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張公謹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
挈城歸唐授鄒州別駕累遷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
討遲敬德數啟秦王乃入府王將討建成元吉使卜人
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于地曰卜以決疑今事無疑何
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建成死其徒攻玄
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定
遠郡公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
政得失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可取狀言頡

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一也別部同羅僕骨
回紇延陀之屬皆叛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
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三也北方霜早廩
糧乏絕四也頡利疎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
內必生變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
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
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六年卒
官年四十九

舊唐書作
三十九

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

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改鄴國公永徽中
加贈荊州都督子大象嗣次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
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大安上元中同
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注范曄漢
書太子廢貶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隸仕明皇時為
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
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隋楚州刺史大業末
紹為夷陵通守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
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王
侗王世充篡立乃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峽州刺史
峽或作陟誤封安陸郡公紹免時與高祖同學賜書道平生

舊以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
功擢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銑遣揚道生圍峽州紹擊
走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遡江規取巴蜀紹遣智仁及

堦張元靖掾李宏節追戰西陵覆其兵禽普環悉獲戰
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
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紹
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入獨
資遣之二邾感義殺掠為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都郡
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為流
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紹長子早卒以嫡孫力士嗣終
洛州長史次子智仁初以勲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

陵終涼州都督少子圉師

新書以為紹次子
今據宰相世系表

圉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圉師愛書可示之圉師子奉輦直長自然游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圉師杖自然一百掩不奏為人所撻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圉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強兵重鎮慢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憚無兵邪敬宗因是劾抵

舊書又
為李義

府所撫今從新書

遂免官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

治部有受賕者國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

修飾更為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陪

葬泰陵

舊書作泰陵

力士子欽寂嗣父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為隴

山軍討擊副使

隴山通鑑作龍山胡三省注龍山即慕容氏和龍之山也以下崇州證之疑當

以龍山為是

戰崇州敗為虜所禽方圓安東脅令說屬城未

下者欽寂呼安東都護裴元珪曰賊朝夕當滅幸謹守

賊怒害之贈蘄州刺史謚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
監門衛中候為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寂弟欽明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益
山郡公出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突厥默啜兵奄至
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
食有美醬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
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
其度者遂見害兄弟同時死王事世名其忠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郡少重氣俠閑弓馬仕周開
府儀同三司入隋為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歷蒲州
刺史漢王諒反使卒衣婦人衣襲取蒲州和挺身免坐
廢為民宇文述有寵和傾心附納復拜代州刺史煬帝
北巡和餽獻精腆至朔州刺史楊廓無所進帝不悅述
甚稱和美帝用為博陵太守詔廓就視和為式後帝過
博陵和上食加豐愈喜由是所過競為珍侈獻自和發
也遷天水郡守入為左禦衛將軍大業末海南苦吏侵

數怨畔帝以和所蒞稱淳良而黃門侍郎裴矩亦荐之
遂拜交趾太守撫接盡情荒境安之是時鴻臚卿寧長
真舉鬱林附蕭銑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弘各遣使
招和不從林邑西諸國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銑聞利
之命長真以南粵蠻俚攻交趾和遣長史高士廉率兵
擊走之

高士廉傳和命
為行軍司馬

會隋驍果自江都來審隋亡乃

附銑銑平遂歸國授交州大總管譚國公和遣士廉奉
表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及謁見高祖為興引入卧

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授左武侯大將軍和時
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令為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
觀十一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謚曰襄陪葬獻陵
有子十五人行恭知名

行恭善騎射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原州
奴賊圍扶風不下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行恭遣
使說賊共迎高祖自率五百人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
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傑何為事奴乎衆皆伏

曰願改事公行恭乃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于渭北
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遷左一府驃騎隱太子誅
以功擢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兄爭葬所生母廢為民
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進右武侯將軍劉蘭坐
謀反腰斬行恭希旨探心肝食之太宗聞而讓之曰法
有常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之矣

豈到汝乎行恭慙謝

據大唐新詔
及通鑑增

高宗立遷大將軍冀

陝二州刺史致仕卒年八十贈荊州刺史謚曰襄陪葬

昭陵太宗討王世充戰邛山欲嘗賊虛寔與數十騎衝
出陣後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著太宗
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
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
詔斲石為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云子
神勣見酷吏傳

李襲志字重光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
賊起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盜蕭銑林士宏屢

攻之不下聞煬帝喪與士民縞素三日臨或說曰公臨
郡久蠻夷畏威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軍遂據嶺
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陀乎襲志曰今江都雖淪宗社
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仇恥豈怙亂圖不義哉欲
斬說者衆諫乃止固守凡二年力窮援絕為銑所陷偽
署工部尚書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元嗣
召之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帝復
以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孫並預宗

正屬籍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云
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封始安郡公
江州都督後討輔公祏為水軍總管轉桂州都督襲志
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使之表請入朝以光祿
大夫汾州刺史致仕卒

弟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仕隋為冠軍府司兵陰世
師輔代王守京師也三輔盜螳聚襲譽請以兵據永豐
倉發粟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捕盜賊世

師不從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

太府少卿安康郡公拜潞州總管

按金石錄據裴舉墓誌云武德初拜太僕

卿出為潞州總管徵拜太府卿謂此傳為誤疑不然當是武德初由太府少卿遷太僕卿及自潞州召還拜太

府卿傳雖不載已該于累擢之中矣

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王世充襲譽

捕斬之詔委典運以饒東軍累擢揚州長史江南巡察

大使多所黜陟揚州俗喜商賈不事農業襲譽為引雷

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民多歸本召為太府卿為

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

以餘資寫書罷揚州載書數車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
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蚕之可
以衣江都書讀之可進求宦吾歿後爾曹能勤此無資
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坐在涼州以私憾杖
殺番禾丞劉武當死廢為民流泉州卒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為晉陽長高祖在太原謩
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唐公負王霸資度必撥亂得天
下乃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叅軍從平霍邑

絳郡兵遂度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歎其畧進平長安

除相國曹曹參軍

舊書作
兵曹

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以暮

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公天人之
望已屬暮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阼死不恨高祖嘉
納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
暮還朝為員外散騎常侍仁果平擢秦州刺史帝曰昔
人為衣錦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
有以靖之暮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

太平官府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贈岷州都督謚曰安子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籞以幹力稱多所賚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高昌之役為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城增損舊法械益精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

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德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戰
有功璽書慰勞還為金城郡公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
宜輕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左
衛大將軍郕國公謚曰襄陪葬昭陵行本有巧思凡朝
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魏徵恐寢啟侈端勸帝斥之
帝賴其強濟不斥也子簡嗣永徽中官至安北都護卒
子晞嗣開元初左散騎常侍簡弟柔遠美姿容敷奏詳
辨武后時至左鷹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子

皎晦

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明皇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
委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
陪燕私與妃嬪連榻間擊毬聞雞呼姜七而不名賜宮
女殿馬及他珍物不勝計帝在殿廷玩一嘉樹皎盛贊
之帝遽令徙植其家與誅竇懷貞等進殿中監楚國公
食封四百戶議者訛皎任遇太過帝乃下詔曰殿中監
楚國公皎往事朕藩國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

儲副朕叱而後止復言于朕兄弟近威語聞太上皇太
上皇奏之中宗遣嗣虢王邕等鞠問皎一意保護罔或
貳言宗楚客紀處訥等請投皎炎荒中宗特詔貶潤州
長史專以忠力戴朕履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
叅誅姦臣將厚以光寵每所撓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
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其未及識皎之功何
見之異也且否當其悔則必滅乃宗泰至于亨則所酬
未補豈流言之聽而厚德之忘哉苟謀始有之圖終可

也遷太常卿監修國史弟晦又為吏部侍郎有權寵宋
璟以為非久安計請抑損之開元五年詔放歸田里使
自娛久之復為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為嗣濮王嶠
所劾敕中書門下究狀嶠亦王守一姻家

王守一見
外戚傳

中

書令張嘉貞陰希其意傳致皎獄詔免殊死杖之流欽
州道病死年五十親厚坐謫死者數人世以為冤帝後
思皎舊勲令遞樞還以禮葬之存問其家追贈澤州刺
史後以子尚主更贈吏部尚書仍賜封二百戶為祠享費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
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
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循舊
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由是臺儀復振轉
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
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
拜改兵部滿歲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託為奸前
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犹不禁至晦悉除之示無

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諉罪輒得皆以為神皎被放晦亦左除宗正卿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皎子慶初生方晬帝許尚主後淪謫二十餘年天寶初

皎甥李林甫為宰相從容言之始命以官襲楚國公十

載尚新平公主

詳公主傳

歷肅代朝主恩禮加重慶初亦得

幸舊制駙馬都尉多不拜正官特拜慶初太常卿會修

植建陵誤毀連岡代宗怒下吏論不恭賜死故事太常

職奉陵廟開元末濮王徹為宗正卿有寵始請宗正奉

陵天寶中張垧以主婿任太常故復舊及慶初敗又以陵廟歸宗正云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本名忽崱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高祖移檄招之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願令卿衣錦晝游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

顧身于公見之累遷左領軍大將軍太宗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令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

輕下吏乎帝即釋之

通鑑增

顯慶初辛贈荊州都督陪葬

昭陵

按張士貴新舊史俱有傳舊史列于薛仁貴程務挺之次新史改與杜伏威李子和羅藝諸人合傳

似非其倫
今移于此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

列傳

唐七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均

萬徹
貳彥師

盧祖尚
李君羨

劉世讓
王君廓

劉蘭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入秦王幕府數從征累擢
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除隱太子用其策居多

王即位拜左衛將軍封潞國公貞觀四年以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君集為之副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未走險宜以精兵掩其不備必有大利若適阻山谷克之實難靖從其計遂簡銳士深入追及其衆于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改封陳進吏部尚書君集起行伍不知學及貴始讀書典選有譽于時高昌王麴文泰不朝詔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師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君

集行至柳谷侯騎言文泰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君集
不可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討之今襲人于墟墓之間
非問罪之師也于是鼓行而前賊嬰城自守攻拔之進
圍其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
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窮威出降高昌地盡平刻石紀
功而還至京師有司劾其在高昌時配沒罪人不以聞
且私其珍寶婦女詔詣獄對簿岑文本上疏請宥之以
勸有功乃釋不問然君集自此常怏怏不平會張亮出

為洛州都督君集語以欲反亮密以聞帝以君集獨與亮語無他左証秘不發待之如初時太子承乾數有過慮發知君集怨望因其壻賀蘭楚石為千牛私引入內問自安計君集遂贊以異謀然畏洩忽忽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其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為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尚可全君集不從及承乾事發被收楚石又告其事帝親臨問君集辭窮不能對帝猶以君集有功語羣臣欲丐其命羣臣固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

因泣下遂斬之而特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初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君集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今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制四夷而固求盡臣之術此君集欲反耳又二人嘗偕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將有異志果如其言張亮鄭州滎陽人初從李密署驃騎將軍諫李勣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其謀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鄭亮不敢入亡命共城山房玄齡以亮汎果有謀白秦王引

為府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王以洛陽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命亮統左右千餘人往陰結山東豪傑以備變齊王告亮圖不軌下吏詰訊亮終無所言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累遷御史大夫進鄴國公後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大都督長史徙封鄭亮為政能發摘姦隱抑強恤弱所至有聲召拜工部尚書又出為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

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

平壤道舊書作滄海道

率舟師自東萊渡

海襲卑沙城破之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踞胡牀直視不知所為賴副將張金樹等奪擊賊乃破及從帝還至并州竟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有淫行且喜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在相州有術士程公穎謂曰君卧似龍形當大貴亮惑之陰有異志又有公孫常者以識文有弓長之君當別都謂亮姓應之亮大悅陝人常德立發其事且言亮養假子五百人帝使馬周案

之亮不承帝謂侍臣曰亮養五百何為正欲反耳詔百
官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
具明其無罪帝不聽竟斬西市籍其家歲餘刑部侍郎
閔員帝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
具此言當矣朕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按張亮之死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蓋取道裕之議及
太宗之悔斷為疑獄也新書將此段削去平反遂無所
據今仍
舊書

薛萬均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為涿郡

守萬均因與弟萬徹客幽州並以材武為羅藝所厚與
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竇建德以十萬
衆寇幽州萬均請藝以羸兵背城阻水誘之而自以精
騎百人匿城側邀其半渡擊敗之明年建德又以二十
萬衆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從地道
掩擊其背復驚潰去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
護軍恩顧甚至貞觀初歷殿中少監副柴紹討梁師都
萬徹亦從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奄至王師却萬均兄

弟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驪乘之得殺相藉突厥走
師都遂平拜左屯衛將軍俄以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
李靖討吐谷渾次青海萬均兄弟各以百騎前行卒與
敵遇萬均單騎馳突

舊書作萬徹
單騎馳擊之

無敢當者還語諸將

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
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
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西海璽書勉勞遷本
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進潞國公有訢萬均與

高昌女子亂者帝欲窮治以魏微言而止後帝幸芙蓉
圍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舉哀詔陪葬昭陵
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帝愴然命焚賜
之衆皆感歎弟萬徹萬淑萬備

按舊書此傳以萬徹標
題而取萬均事互載其

中新書則兩人分傳而
以萬均為首今從新書

萬徹初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後事隱
太子玄武門之變萬徹督宮兵來戰知太子死乃去亡
南山中秦王諭出之以其忠于所事不罪也從李靖討

突厥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
州刺史副李勣討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為先
鋒統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
一子縣侯改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
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惟李勣
江夏王道宗及萬徹三人勣道宗不大勝亦不大敗萬
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一年以青邱道行軍總
管伐高麗度海入鴨綠水高麗泊汊城主所夫孫拒戰

擊斬之又破其援兵遂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
下人或上書言狀帝不之罪已而副將裴行方言其怨
望李勣亦言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內懷不平罪當
誅因除名徙邊會赦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
房遺愛昵甚遺愛謀立荆王事連萬徹遂下獄誅臨刑
大言曰萬徹大健兒留為國効死固好豈得坐遺愛殺
之乎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淑新書以萬淑為萬均
弟列萬徹下舊書亦有戰功歷右領軍將軍暢武道行
為萬徹之長兄

軍總管

舊書作營軍都督
檢校東夷校尉

封梁郡公萬備有孝行母喪

廬于墓太宗詔旌其門以尚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

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契苾何力中槊創甚為賊所窘

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

萬淑萬備新
書不載其卒

舊書云皆先萬徹卒按通鑑萬徹之誅
萬備坐流交州則萬備非先萬徹卒也當武德貞觀時

又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王君廓者並

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宋州虞城人大業末為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

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
宜陽以遏東寇李密叛將出山南萬寶懼不敵彥師笑
曰請以數千兵為公島之萬寶問計荅曰兵詭道也難
預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布弓弩夾道伏短兵溪
谷間令曰賊兵半渡乃擊所部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
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入
谷口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
制今我得先至此擒之必矣密果至彥師擊之密首尾

斷絕不能相救遂斬密及王伯當以功封葛國公及武
衛將軍秦王討王世充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
世充平除宋州總管其鄉郡也以前王世充所署刺史
陳寶遇待其家不以禮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
家州人震駭會徐圓朗反詔為安府大使戰敗被執圓
朗厚待之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為書曰吾
奉使無狀為賊所擒誓死報國汝善待老母勿以我為
念圓朗笑而置之尋逃詣王薄與薄攻須昌徵軍糧于

潭州刺史李義滿不與因收繫義滿憤死獄中彥師坐

誅

按新舊書皆稱彥師以罪誅不言所坐今從通鑑補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有功江都亂州人請為刺史時年十九越王侗立遣使歸地署本州總管王世充僭位乃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柝為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

觀初交州都督以賊敗帝方擇人衆賊咸謂祖尚才兼
文武可任乃召至京面授之祖尚既奉詔已而畏其地
瘴癘託疾辭帝遣杜如晦等諭意祖尚固辭又遣其妻
兄周範諭之且示以還期祖尚終不肯行帝大怒命斬
於朝堂時年三十餘尋悔之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隨為微仕郎高祖入長
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
安輯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拒薛舉

為舉所敗與弟寶皆沒于賊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降
世讓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于此矣善自固守
舉重其節不加害世讓又遣寶間走以賊虛實告秦王
于高祖帝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授彭州刺史尋
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于夏縣
軍敗與唐儉俱被囚儉聞獨孤懷恩逆謀使還以告時
帝方將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

互見唐儉獨孤
懷恩傳但本傳

言逃歸而懷恩傳則稱儉說刺
武周使世讓歸請罷兵稍異

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

錢百萬累檢校州并總管突厥入寇詔屯雁門世讓以
八百騎赴之突厥兵大至乃保武州處羅可汗與高開
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久之虜引去

詔賜良馬金帶

新舊書皆云鄭元璫先在突厥可汗使
來說降世讓拒之及元璫還具道其中

詔賜良馬金帶通鑑考異曰高祖稱元璫蘇武亦
之過安肯為可汗游說據實錄亦無此事今不取裏邑

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旋召授廣
州總管將行帝問以備邊策對曰突厥數南寇者恃馬
邑為中頃耳宜遣一智勇之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

降者數出奇兵畧其城下芟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

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

舊書作高祖無可任者無曰非公三字

使往經畧

已而高滿政竟以馬邑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通可汗將為亂帝不察遂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鄆陽郡書佐性陰狡嘗引賊蹂其鄉邑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之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書陳方

畧帝以為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頗城下蘭
偃旗卧鼓不與爭賊疑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
州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名為右領軍將軍十一年
為夏州都督長史領府事時突厥郁射設阿史那模末
居河南蘭縱反間于頡利頡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
遣兵急追蘭又逆擊敗之帝嘉其能

舊書此句下有赴拜豐州刺史句誤

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貞觀末以謀反腰斬

李君羨洺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王世充驍騎惡世

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
從破宋金剛于介休加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為馬軍
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停其軍玄
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等所向必先登陷陣前後賜
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勝計授左衛府中郎將又與尉
遲敬德破突厥于便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
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

舊書作
郎公

北門長上在

仗讀書不休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

舊書君羨所
歷官皆不書

惟書云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按君美以謠言見忌始出刺華州按封不應在此時今從新書

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帝惡之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名君美自稱曰五娘子帝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健耶又君美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忌之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奏君美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寃武后方欲自神乃復其官爵以禮改葬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駟儻無行大業末欲聚兵為盜

其叔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與叔共殺之遂皆亡命衆
稍集至數千人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君廓謬為
欲歸首者而伏甲山谷中掩擊榮敗之又與賊韋寶鄧
豹等掠虞鄉為宋老生所敗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
廓糧盡詐請降一夕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
密不甚禮乃歸國假何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刺史
以右武衛將軍從征王世充自洛口斷其餉道攻轅轅
拔之世充將魏隱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詔勞

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

尋又襲拔虎牢以輕騎千餘抄竇建德糧運又破之

本傳

叙戰功前後失次今據通鑑

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

獲馬五千匹入朝賜以御馬令自廷中乘以出仍賜錦

袍金帶還鎮都督廬江王瑗反以內外兵付君廓或言

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機柄欲以王詵代之君廓知之即

往見詵詐言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手斬之因

執瑗

詳見廬江王瑗傳

以功授幽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在州

驕縱不法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之君廓不自安貞觀

初微入朝玄道寓書于房玄齡

按通鑑以玄道為主齡從甥攷唐書則玄齡為主

玄道之甥

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並懼行至

渭南遂殺驛吏亡奔突厥為野人所殺太宗顧前功令

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言君廓叛臣不宜

食封邑乃貶為庶人

按舊史王君廓附見廬江王瑋傳新史始別立傳列于李子和羅藝

之次令移于盛彥師諸人之後皆有功而不終者也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

列傳

唐八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房玄齡字喬

舊書作房喬字玄齡宰相世系表又作字喬松

齊州臨淄人父彥

謙隋司隸刺史

舊書作涇陽令按隋書彥謙傳先為司隸刺史後以涇陽令終

玄齡幼

警敏博學工書善屬文開皇中天下混一咸謂國祚方

永立齡密啟父曰帝以后父竊神器本無功德又不為
子孫長久計使嫡庶相傾闕終當內自誅夷亡可翹足
待也彥謙驚異之年十八舉進士吏部侍郎高孝基名
知人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為國器
恨不見其聳壑凌霄耳父疾侍藥膳十旬不解衣及卒
勺飲不入口者五日補隰城尉坐累徙上郡會中原喪
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謁
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及為秦王仍

授府記室封臨淄侯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
為每平寇賊衆競取珍玩玄齡獨收人物致之幕府與
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力太宗嘗曰漢光武得鄧禹
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
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居府十年軍書表奏駐馬立
成文約理盡初不著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入深識機
宜為吾兒陳事雖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既與王有
隙計未有所出玄齡因長孫无忌進言請行周公之事

元忌入白之乃召與謀玄齡又引杜如晦共其事太子深忌二人譖之帝皆斥出府及變作王令元忌召二人以道士服入夜計事太子死王為太子擢右庶子貞觀元年進中書令論功與元忌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皆第一進爵邢國公時帝親定諸功臣封邑命有不當各許自陳淮安王神通自謂首應義旗而玄齡等以刀筆吏居其上不服帝曰玄齡等運籌帷幄有定社稷之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於是神通不敢爭三年進尚書

左僕射

舊書作代長孫无忌為左僕射按无忌傳止為右僕射考宰相年表貞觀元年書以蕭瑀為左

僕射自後未嘗別除人則
玄齡之所代者乃瑀也

監修國史帝以僕射任總百

司宜訪賢才以助耳目不應日閱訟牒因敕自今細務
屬左右丞大事始關僕射而玄齡亦夙夜勤勵任公竭
節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聞人善若己有之隨
能收敘無隔卑賤明達吏治飾以文雅審定法令務為
寬平時稱良相焉改封梁國公加太子少師居宰相積
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過盛累表辭位不

許頌之進司空仍總朝政復固辭帝遣使謂曰國家倚公如左右手且公筋力未衰無多讓晉王為太子加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母喪賜塋昭陵園起復其官帝伐高麗詔留守京師軍械士廩並令處分發遣玄齡數上書勸帝毋輕敵久事外夷二十三年帝幸玉華宮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居守聽卧治事疾漸甚追赴宮所命肩輿入殿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疾少損即喜見於色玄齡顧諸子

曰今天下無事唯討高麗未止帝意既決羣臣莫敢諫
吾不言抱愧入地矣遂上疏力陳武功已盛當思知足
知止之誠且高麗未失臣節願下詔許其自新帝覽之
謂其子婦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懼尚能憂吾國事乎疾
篤命鑿苑垣以便通問又親臨握手與訣擢子遺愛右
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卒年七十一

舊書
作七

十贈太尉并州都督諡曰文昭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

高宗立詔配享太宗廟庭初玄齡嘗以譴歸第褚遂良

上疏言其忠勤遽召之後避位久不出適帝幸芙蓉園
玄齡敕子弟汎埽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至因
載還宮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有使自京師
至帝問玄齡謂何曰但稱李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

洛州刺史

新書作太子詹事

玄齡留守時人有上急變告之者

玄齡送行在帝視奏已即斬告者而下詔責玄齡曰公
何不自信也其見委任如此治家有法度嘗集古今家
誠書為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

矣子遺直嗣永徽初為禮部尚書汴州刺史次子遺愛

尚高陽公主官至太府卿

新書作右衛將軍然宰相世系表亦作太府卿誕率

無學公主行亦不謹後竟以謀反誅遺直坐貶銅陵尉

舊書作除名為庶人罷玄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隋工部尚書義興公

父咤昌州長史

新書本傳止書祖果舊書并及高祖微曾祖皎父咤至宰相世系表則又云秀

二子果皎皎子微微二子咤淹世次俱不合且以咤為咤未詳孰是如晦少英爽喜書負

大節臨機輒斷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

君有應變材當為棟梁之用補滏陽尉尋棄歸高祖平
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長史時府屬方多
外遷王惠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也王
欲經營四方捨若人無可共功者王驚曰微公言我幾
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
常參秘謀軍國多事剖斷如流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
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
士時畫像者十八人如晦為首天策府建為從事中郎

王為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貞
觀二年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馬三年進
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玄齡共筦朝政進退人才咸
得其當有御史陳師合者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兼數
職陰諷切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非以勲舊進特其才
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之嶺表

按唐會要載此事在元年考如晦以兵部攝它職在二年正月以後會要誤

久之以疾辭職

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相望於道疾篤帝親幸其家

撫之流涕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卒年四十六
帝哭之慟贈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於碑帝
他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又嘗賜玄齡黃銀帶謂曰昔
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獨見公因流涕命取金帶送其
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以告玄齡徹御饌往祭之及小
祥遣尚宮慰問其妻子國官府佐亦不之罷恩禮始終
無與比者後詔功臣世襲改封萊國公初如晦與玄齡
共政值天下新定臺閣規模及與章文物率二人討裁

每議政帝前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決及如晦至亦卒用玄齡策也蓋玄齡善謀而如晦善斷兩人相需共濟故唐世稱良相必曰房杜云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次子荷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與太子承乾謀及坐誅構以累貶死嶺表弟楚客見孝友傳如晦五世孫元頴自有傳

如晦叔父淹字執禮開皇中與韋福嗣偽隱太白山謫江表赦還授承奉郎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少吏部

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玄齡白秦王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雋州太宗知其非罪及即位召為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以淹多識典故詔東宮儀式簿領聽淹裁訂尋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表薦四十餘人後皆知名嘗薦郅懷道可用帝問故淹曰隋煬帝將幸江都衆皆阿旨獨懷道諫不可帝曰卿知懷道諫為是何不自言對曰

臣位卑又知諫不聽徒死無益帝曰卿仕世充位不卑
矣何亦不諫對曰臣嘗諫不見聽耳帝曰世充復諫卿
何以得全淹不能對帝又曰朕今任卿可以諫未答曰
願盡死淹歷典臺省貴重於朝而無清白名為世所譏
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
鴻臚卿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
貧有大志尤留意縱橫之術隋亂說為道士武陽郡丞

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記密得寶藏書輒稱善
既聞徵所為促召之因進十策密不能用密敗從至京
師久之未知名乃自請安輯山東擢秘書丞馳驛至黎
陽與李勣書勸其早歸勣計遂決因大發粟饋淮安王
神通軍寶建德陷黎陽徵被獲署起居舍人建德擒乃
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甚禮之徵見秦王功
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之曰爾間吾兄弟奈
何徵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親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王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哉

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時河北州縣事建成元吉者多不自安徽白帝曰不示至公人必思亂帝即命徵往宣慰許便宜從事至磁州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徵謂其副曰前官齊府舊人已有詔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人誰不自疑吾屬雖往必不信矣即時釋遣志安等而後啟聞帝甚悅由是日親數引入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為不世之

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
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有譖微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按
驗無狀彥博曰微為人臣不能遠嫌疑而被飛謗亦可罪
也帝使彥博讓微且曰自後當存形迹微入奏曰臣聞君
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舍至公而反事形迹者若上下共
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為矍然曰吾悟矣微頓首
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對
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臣主俱

榮流祚永世忠臣家國並喪徒取空名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聽也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惑秦二世偏聽趙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已亂而三主不聞人君但能兼聽則奸臣不得壅蔽下情通矣貞觀三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帝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勞費已甚更加此輩何以堪之漢

建武時西域請都護送侍子光武皆不許不以蠻夷敝中國也帝善其議時厭怛統干已發遽追止之帝嘗問羣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謂創業難徵謂守成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故以創業為難徵與我安天下念富貴之既溢恐驕怠之易生故以守成為難然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此條新書見玄齡傳然帝意實與徵合今改入徵傳又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猶飢者之易食也封德彝曰三代

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豈
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耳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
而治顧所行何如爾桀紂為亂湯武代之皆身致太平
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則今且為鬼魅矣德彛不能對
至是天下歲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戶闔不閉行旅
不齎糧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惜不
令封德彛見之羣臣請封禪帝欲從之徵不可帝曰公
不欲封禪者功未高耶德未厚耶中國未安耶四夷未

服耶年穀未豐耶符瑞未至耶徵曰今雖有此六者然
隋亂踰十年今稍乂安未甚充實自伊洛抵海岱千里
蕭條若車駕東巡遠夷皆當危從恐示虛弱以啟戎心
且賞賚不貲百姓勞敝是崇虛名而受實害也事竟寢

帝幸九成宮有宮御館於漳川官舍

新書作舍
國川宮下

李靖王

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之帝聞之怒詔并按之徵曰
靖等陛下腹心大臣宮人皇后掃除隸耳且大臣出外
宣示朝廷法式訪問人間疾苦必賴官舍至宮人則供

饋之外無所參承以此按吏恐駭天下耳目帝寢不問
後宴丹青樓酒中帝曰魏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
應何也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
之帝曰姑應後諫若何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
有後言若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卽是面從非稷契所
以事堯舜也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
耳進爵郡公七年遷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
徵素不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人皆悅服帝聘鄭仁

基女為充華或言已許嫁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
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菽粟顧嬪御則欲民有家
室今仁基女已約婚而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耶帝
大驚自咎命停冊使加左光祿大夫進鄭國公十年以
目疾頻表辭位帝曰金之在鑛未嘗為寶及良冶鍛而
成器人始貴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毋遽辭徵
懇請乃拜特進仍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
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帝即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

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

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宜早進諫即秘不使徵知其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為不見而有獻陵昭陵之譏使太宗何以為人豈純臣而宜出此哉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

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以至於亡陛下正宜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乎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耶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退又上疏曰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

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殊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謬況以人君而意為高下民將何所措其手足乎頃者罰人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是乃驕奢之漸非致治之道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府庫甲兵戶口視今何若然隋據富強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

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寶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帝宴羣臣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徵賦西漢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每事必約我以禮他日帝從容問曰比來政治若何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之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曰何以驗之曰陛下初即位元律師論死孫伏伽諫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曰朕即位未有諫者

故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論死戴胄奏
罪當徒執之四五陛下曰守法當如此此悅而從之也
近皇甫德參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尚高髻
蓋宮中所化陛下恚曰德參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
租宮人皆無髮可乎夫人臣言事不激切不能動主聽
激切則近諂時陛下雖從臣言賜帛罷之意終不平此
難於受諫也帝曰非公無能道此人苦不自覺耳帝作
飛山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恃其富強不虞

後患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民不堪命致殞匹夫之
手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
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女盡侍於側矣若能鑒彼之所以
亡念我之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
若成功不毀仍其舊制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增飾
舊基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夫
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則人怨神怒災害並至而能以身
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民居帝於是廢明

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苑賜被水者徵又嘗上疏曰人主
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豈取之易而
守之難乎蓋在殷憂則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而
傲物耳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
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溢則
思江海下百川樂遊盤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
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
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

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又何必勞神苦思下代庶職哉已復上疏曰傳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不誠也自王道休明歷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謂告訐為

至公為強直為擅權謂忠謹為誹謗至於竊斧生疑拔
杆致惑妨化損德無甚於斯且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待君子則敬而疎待小人則輕
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小人常操毀譽
之權而君子終處危疑之地也夫謂之善人矣復慮其
有不可信何異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人君誠令君子
小人是非不雜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
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帝手詔嘉納

他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間關草昧從朕定天下玄
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進諫為國家長利唯徵而已親
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
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履蹈仁義欲致君
堯舜雖亮何以加時上封事者衆言或不當帝欲加譴
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且所
言是有益於國所言非無損於事宜恣其所陳帝悅皆
勞遣之薛萬均破高昌還或言私其婦女帝命質訊徵

卷一百八
曰使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辨帷薄之私實則所得者
輕虛則所失者重矣帝遽止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
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
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行仁義之道守儉約之節頃
年以來漸不克終其端有十陛下貞觀初清淨寡欲今
則遣使萬里市駿馬訪珍怪一也貞觀初護民如子今
則託言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罔恤二也貞觀初所為
唯恐不利物今則唯恐不便身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

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三也貞觀初斥小人親君子今則敬君子而遠之狎小人而近之四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今則難得之貨並進玩好之營不息五也貞觀初求士如恐不及今則任情好惡譏佞得行六也貞觀初無田獵畢弋之好今則晨出夕返馳騁為樂七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則外官奏事顏色不接時或詰其細過忠款莫伸八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則長傲縱欲無事興兵親狎者阿旨疏遠者

畏威諫諍無聞九也貞觀初頻年霜旱民無逃亡今則
疲於徭役關中尤甚設歲有不登豈尚能如前日之寧
帖十也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穀下願
陛下恐懼振興以上答天戒書奏帝曰朕聞過矣願改
之以終善道乃列疏為屏障仍錄付史官厚賜之帝遣
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

通鑑作沙鉢羅葉護
可汗西突厥之長也

未還復

遣使齎金帛往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使市
馬彼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必不甚懷恩諸

國且謂中國薄義重利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賜道里費還之光武時有獻者以駕鼓車陛下凡事必法三代今柰何出孝文光武下乎帝乃止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中外頗有疑議帝患之謂侍臣曰今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羽翼我之用公即此意也雖病可卧護之十七年

按舊書拜太子太師上書十六年下即云其年

稱綿傲是以徵之卒亦在六年也新書添此三字與通鑑諸書合

疾甚徵家無正寢帝

命輟小殿材構之并賜素褥布被以從所尚令中郎將
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相繼帝親臨問屏人語
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紳帝撫之
流涕指衡山公主將以妻其子叔玉謂曰公強視新婦
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卒帝臨哭為之慟
贈司空相州都督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陪葬昭陵將
葬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儉約今用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
乃以布車載柩帝登苑西樓望哭親撰碑文并為書石

帝後臨朝謂侍臣曰朕聞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今魏徵逝朕亡一鏡矣比使人索其家得半奩曰天下之人有善有惡用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愛憎之間所宜詳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邦可興矣朕恐不免斯過卿輩可書於笏知則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然有志膽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改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嘗上塚還奏

曰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嗔故
中撤耳帝晚年數經略四夷徵每待宴奏破陣樂輒俯
首不視至慶善樂則諦觀之其意蓋以諷帝隋氏之亂
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定四部書圖籍粲然復備又
以小戴禮編次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太宗覽而善之錄
藏秘府帝思徵不已嘗登凌烟閣觀其畫像賦詩傷悼
聞者嫉之初徵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
罪黜君集謀逆誅人遂指為阿黨又有言徵錄前後諫

疏示史官褚遂良者帝益不悅遂停叔玉尚主并仆所
撰碑顧其家衰矣其後帝伐高麗不能成功軍還悵然
曰魏徵在不使吾有此行也使以少牢祠徵墓復所仆
碑而厚卹其家徵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
官至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
武后時為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

舊史作潞州刺史

善草隸

子華及甥薛稷並傳其法華開元初為太子右庶子徵

五世孫蕃

按宰相世系表徵子璘生蕃
生明明生馮馮生蕃定六世孫

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